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成果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丛论 转鹏军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岭南学丛书 转鹏军主编)
ISBN 7-306-02955-9

I 黄... II 转... III 黄遵宪 (1862~1925) — 文学研究 ② 近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广东省 IV 转鹏军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0000 号

出版人：叶侨健

策划编辑：嵇春霞

责任编辑：嵇春霞

封面设计：罗春兰

责任校对：吴其晖

责任技编：黄少伟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辑电话：编辑部 020-85343333，发行部 020-85343334

发行部 020-85343335，发行部 020-85343336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13 号

邮编：510275 传真：020-85343337

网址：http://www.zhuangyuan.com.cn 电子邮箱：zhuangyuan@163.com

印刷者：

规格：787mm×1092mm 1/32 印张：10.5 字数：250 千字

版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岭南学丛书”缘起	左鹏军 (员)
前言	(员)

上辑 黄遵宪学论衡

“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	(猿)
黄遵宪文学思想论	(圆)
黄遵宪的中西文化观与文化心态	(远)
黄遵宪的妇女观	(苑)
黄遵宪论小说	(愿)
黄遵宪论曾国藩平议	(怨)
黄遵宪晚年思想三题	(员)
黄遵宪的避乱诗	(员)
黄遵宪《新嫁娘诗》浅论	(员)
同工异曲将军歌 ——黄遵宪《冯将军歌》《聂将军歌》对读	(员)
是“我手写我口”，还是“我手写吾口”	(员)
黄遵宪研究述评	(员)
周作人论黄遵宪	(员)
钱钟书论黄遵宪述说	(员)

中辑 文学蠡测

阐释的偏差及其思考 ——《戒浮文巧言谕》的评价问题	(员)
------------------------------------	-----

爱国政治家丁日昌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猿猿)
岭南近代文学家三题	(猿猿)
“粤东三家”沈世良、叶衍兰、汪琮诗词简论	(猿猿)
热中人作冰雪文	
——容闳《园居十首》及其他	(猿猿)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容闳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论略	(猿猿)
晚清岭南客家诗人胡曦诗歌简论	(猿猿)
高扬小说：梁启超的得与失	(猿猿)
梁启超的戏曲创作与近代戏剧变革	(猿猿)
黄节与同光体	(猿猿)
澳门《知新报》与“诗界革命”	(猿猿)
报刊传播与岭南近代文学之变迁	(猿猿)
岭南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猿猿)

下辑摇文献探赜

黄遵宪的一首佚诗	(猿猿)
黄遵宪使日时期佚诗钩沉	(猿猿)
新见黄遵宪集外佚诗二首	(猿猿)
日本版《黄遵宪文集》补订	(猿猿)
天津版《黄遵宪集》商兑	(猿猿)
新见丁日昌七律二十首	(猿猿)
梁启超集外佚文一篇	(猿猿)
《清诗纪事》四家诗补正	
——丁日昌、汪兆镛、黄节、汪兆铭	(猿猿)
后记	(猿猿)

“岭南学丛书”缘起

吾国土地广袤，生民众多，历史悠远，传统丰硕。桑田沧海，文化绵延相续，发扬光大；高谷深陵，学术薪火相传，代新不已。是端赖吾土之凝聚力量者存，吾民之精神价值者在。斯乃中华文化之壮举，亦人类文明之奇观。抑另观之，则风有四方之别，俗有南北之异；学有时代之变，术有流别之异。时空奥义，百转无穷；古今存续，通变有方，颇有不期而然者。

盖自近代以降，学术繁兴，其变运之迹，厥有两端，一为分门精细，一为学科综合。合久当分，分久宜合；四部之学而为七科之学，分门之学复呈融通之相，亦其一例也。就吾国人文学术言之，旧学新学，与时俱兴，新体旧体，代不乏人。学问之夥，盖亦久矣。是以有专家之学，许学邴学是也；有专书之学，选学红学是也。有以时为名之学，汉学宋学是也；有以地为名之学，徽学蜀学是也。有以范围命名之学，甲骨学敦煌学是也；有以方法命名之学，考据学辨伪学是也。外人或有将研究中国之学问盖称中国学者，甚且有径将研究亚洲之学问统名东方学者。是以诸学之广博繁盛，几至靡所不包矣。

五岭以南，南海之北，或曰岭表岭外，或称岭海岭峤；以与中原相较，物令节候殊异，言语习俗难同，盖自有其奇胥者在。岭南文化，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已有古人类活动于斯；汉南越国之肇建，自成其岭外气象。唐张曲江开古岭梅关，畅交通中原之孔道；韩昌黎贬阳山潮州，携中原文明于岭表。宋寇准苏东坡诸人被谪之困厄，洵为岭隅文明开化之福音；余靖崔与之等辈之异军突起，堪当岭外文化兴盛之先导。明清之岭南，地灵人杰，学术渐盛。哲学有陈白沙湛甘泉，理学有黄佐陈建，经史有孙蕡屈大均，政事有丘濬海瑞。至若文学，则盛况空前，传扬广远，中土嘉许，四方瞩目，已非仅岭南一隅而已。明遗民诗家，自成面目；南园前后五子，各领风骚。韶州廖燕，顺德黎简，彭雄直狷介之气；钦州冯敏昌，嘉应宋芷湾，显本色自然之风。斯乃承前启后之关键，亦为导夫先路之前驱。晚清以还，诸学大兴，盛况空前。其颖异者，多能以先知先觉之智，兼济天下之怀，沐欧美之新风，栴西学之化雨，领时代之风骚，导历史之新潮，影响远播海外，功业沾溉后世。至若澳门香港之兴，则岭海之珠玉，亦华夏之奇葩；瞭望异邦，吾人由斯企

足；走向中国，世界至此泊舟。故曰，此诚岭南之黄金时代也。然则岭南一名之成立，则初由我无以名我，必待他者有以名我而起，其后即渐泯自我他者之辨，而遂共名之矣。

晚近学者之瞩目岭南，盖亦颇久矣。刘师培论南北学派之不同，尝标举岭南学派，并考其消长代变；汪辟疆论近代诗派与地域，亦专论岭南诗派，且察其时地因缘。梁任公论吾国政治地理，言粤地背岭面海，界于中原，交通海外；粤人最富特性，言语习尚，异于中土；盖其所指，乃岭南与中原之迥异与夫其时地之特别也。梁氏粤人，夫子自道，得其精义，良有以也。斯就吾粤论之，其学亦自不鲜矣。有以族群名之者，若潮学客家学；有以宗派名之者，若罗浮道学慧能禅学；有以人物名之者，若黄学白沙学。晚近复有以各地文化名之者，若广府、潮汕、客家、港澳，以至雷州、粤西、海南之类，不一而足；且有愈趋于繁、愈趋于夥之势。

今吾侪以岭南学为倡，意在秉学术之要义，继先贤之志业，建岭南之专学，昌吾土之文明。其范围，自当以岭南为核心，然亦必宽广辽远，可关涉岭南以外乃至吾国以外之异邦，以岭南并非孤立之存在，必与他者生种种之关联是也。其方法，自当以实学为要务，可兼得义理考据、经济辞章之长，亦可取古今融通、中西合璧之法，冀合传统与现代之双美而一之。其目标，自当以斯学之成立为职志，然其间之思想足迹、认识变迁、求索历程均极堪珍视，以其开放兼容之性质，流动变易之情状，乃学术之源头活水是也。倘如是，则或可期探岭外之堂奥，究岭表之三灵，彰岭峤之风神，显岭海之雅韵也。

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为学当奉圭臬；学而有法，法无定法，性灵原自心生。然何由之从而达于此旨，臻致此境，则时有别解，地有歧途；物有其灵，人有其感；惟所追慕向往者，则殊途同归、心悟妙谛之境界也。吾辈于学，常法朴质之风；吾等之怀，恒以清正为要。今此一名之立，已费踌躇；方知一学之成，须假时日。岭南学之倡导伊始，其源远绍先哲；岭南学之成立尚远，其始乃在足下。依逶迤之五岭，眺汪洋之南海；怀吾国之传统，鉴他邦之良方；愿吾侪之所期，庶能有所成就也。于时海晏河清，学术昌明有日；国泰民安，中华复兴未远。时势如斯，他年当存信史；学术公器，吾辈与有责任。

以是之故，吾等同仁之撰著，冠以岭南学丛书之名目，爰为此地域专学之足音；其后续有所作，凡与此相关相类者，亦当以此名之。盖引玉抛砖，求友嚶鸣，切磋琢磨，共襄学术之意云耳。三数书稿既成，书数语于简端，略述其缘起如是。大雅君子，有以教之；匡其未逮，正其疏失，是吾侪所冀望且感戴焉。

左鹏军

丁亥三秋于五羊城

前摇 言

笔者自学习和研究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至今，已近二十年，时间尚不算长，然亦不能说很短了。在此期间，曾根据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对这一领域的主要问题进行过若干探讨，品尝到了一些甘苦的滋味，也取得了点滴收获。这本小书就是笔者近二十年来关于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主要研究成果的呈现。

本书的主要内容集中于黄遵宪和岭南近代文学的研究，是为两个中心；为明确起见，根据具体的研究范围或涉及的领域，还可以将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是为本书上中下三辑之由来。

一为黄遵宪研究。此部分主要包括黄遵宪的诗歌创作、文学思想、文化心态、品藻人物、政治态度、晚年思想等问题的专题论述，以及黄遵宪研究史的回顾与评价。

关于黄遵宪的文学思想及其与“诗界革命”的关系，学界虽已多有讨论，但系统全面的清理和评价尚未见到，笔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的研究并提出了一己之见，进一步展示了黄遵宪文学思想的复杂形态及其与“诗界革命”的真实关系。黄遵宪走出国门之后表现出来的对日本与欧美国家的认知态度、认识水平以及其中反映出来的内心矛盾和文化心态，对把握其一生的思想发展和文化观念的演变而言非常关键，笔者对此进行了专题考察。近代文人对妇女及妇女问题的看法经常能反映时代文化的深层变迁，黄遵宪对待妇女的看法和发表的相关言论，颇能体现他思想意识、道德观念深层的微妙之处与矛盾状态，笔者对这一新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黄遵宪评论曾国藩的文字的理解，特别是黄遵宪对曾国藩其人的评价，由于材料限制与观念制约，多位前辈学者在此问题上存有误解。笔者以黄遵宪晚年致梁启超书信全文及其他相关材料为据，对此问题进行了重新清理和专门论述，得出了虽有异于前人却自以为合情合理的结论。与此相关的是黄遵宪对太平天国起义的态度问题，由于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及其他种种非学术因素的干预，学界对此亦多有想当然的既无文献根据也无理论依据的认识，笔者对此也进行了重新研究并提出了新认识。黄遵宪晚年的政治立场、思想境界，是否赞同民主共和与暴力革命，是

黄遵宪研究与评价中的又一个重要问题，以往的论者亦多有拟想无据之见，笔者将有关文献资料进行排比分析，也得出了有说服力和可信性的结论。

论者多关注黄遵宪中年以后的诗歌创作，而对其早年所作且颇为重要的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作品和《新嫁娘诗》，则有意无意回避；笔者有感于此种情况之不正常，遂专门予以讨论，将此类之作作为黄遵宪早年诗歌的一种创作习惯和风格类型来看待。黄遵宪关于小说价值地位的言论虽不系统，但曾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产生重要影响，值得重视；人境庐诗中的歌行体名篇经常表现出重铺陈、呈才气的文章化倾向，本书通过两首代表性作品的对读，对此进行了分析；黄遵宪《杂感》诗中的“我手写我口”一语长期以来备受文学史家推重，然而文字异同也同样长期地存在，本书对此虽仅一字之差却颇为重要的问题予以考辨澄清。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建立和发展，都是要前见古人、后见来者的，黄遵宪研究自然也不能例外。本书通过评述周作人和钱钟书关于黄遵宪其人其诗的学术观点，展示这两位杰出学者对黄遵宪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并以此反映黄遵宪研究学术历程的一个重要侧面。

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学者郑子瑜尝提倡建立“黄学”。此倡议一出，即受到新加坡与日本学者的重视和积极响应，但在中国大陆却反响甚微。至20世纪90年代初，“黄学”被再度提起，然在海内外发生的影响仍然未能副提倡者之所期，随即不闻声息。以笔者所见，目前倘若企望建立作为一门专门性学问的“黄学”，不能不说依旧是刚刚起步，任重道远；但是作为一种学术意识和学术理念的简明表达，“黄学”一词尚有其存在的价值。基于此种想法，本书第一辑遂名之曰“黄学论衡”。

二为岭南近代文学家与文学现象研究。此部分包括太平天国的文学主张，何日愈、丁日昌、何如璋、沈世良、叶衍兰、汪琮、容闳、胡曦、梁启超、黄节诸家的专题论述，澳门《知新报》与“诗界革命”，报刊传播与岭南近代文学，岭南近代文学历史地位的探究，等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太平天国的文学主张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受到了高度重视和几乎没有保留的肯定，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甚至曾被认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学术根据，只是由于意识形态不正常状况的延续而导致在太平天国及其文学主张评价上的反常情况的延续而已。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岭南近代文学研究中个案的考察往往是重要的，这是进入更广阔、更深入研究的基础；本书对几位重要文学家何日愈、丁日昌、何如璋诗文的讨论，对“粤东三家”沈世良、叶衍兰、汪琮诗词的讨论，虽仍尚颇为简单、有待深化，却是这种研究思路的尝试。容闳作为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虽不以文学名世，却也有值得关注之成绩，本书

根据所见材料对他的诗歌创作和教育思想作了探讨。由于生前落拓，身后萧条，客家杰出学者、文学家胡曦的著作大多散佚，于今难求，但他的文学贡献不应被忘却；本书根据相关材料对此作了专题性探讨，冀补以往研究之阙失。进一步说，对胡曦这样的尝作出重要贡献却由于文献资料缺乏而被忽视甚至有可能被忘却的文学家的研究，正是我们重要而且紧迫的任务。

梁启超不仅是近现代岭南的骄傲，也是近现代中国的自豪。他以多方面的卓越成就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本书仅讨论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得失与观念矛盾，讨论梁启超的戏曲创作与近代戏剧改革的关系，同为弥补已有研究之不足之意。黄节为岭南近现代著名学者、诗人，以往对他的研究与他的成就相比并不相称，本书以以往相关评论为基础，着重探讨黄节的诗歌创作、政治观念、文化立场与在近现代旧体诗坛影响极其深远的“同光体”的关系，希望由此更深入、更清晰、更真实地认识以黄节为代表的南社“非主流派诗人”即倾向于宗法宋诗的诗人群体的价值与地位，及其与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宗法盛唐、效法龚定庵的“主流派诗人”的关系，并由这种诗歌取径之异趣、诗学主张之相左、文化观念之差异中探究南社和“同光体”内部的真实情况与二者的文学史意义。

澳门是岭南乃至整个中国瞭望世界并感受欧风美雨最早、最重要的窗口，其文化交流通道的地位虽然后来被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所取代，但其曾经发挥的文化作用并不应因此被忽略。本书讨论澳门《知新报》与“诗界革命”的关系，就是试图从一个具体的角度认识澳门对于岭南乃至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意义。中国的近代化或曰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西方国家走向工业化的过程，本书探讨的报刊传播与岭南近代文学的变迁，就是想从这一角度认识近代化与工业化对岭南文化和中国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对岭南近代文学历史地位的思考，是关乎岭南近代文学整体甚至中国近代文学整体的问题；本书对此进行研究探讨，意在通过比较别样的角度或比较通达的视野思考岭南近代文学的基础性问题。

岭南近代文学之深邃辽阔，底蕴丰厚，当超出许多人的想象，甚至尚未能对之有些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体察；值得深入研究、认真考察的岭南近代文学家个案和文学现象同样美不胜收，难以枚举。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研究对象，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永远是藐小有限的。笔者虽有全面研究的心愿，但实际上并没有将这种心愿变为学术现实的可能性，至少现在还没有。因此，笔者仅是根据自己之所见知，力所能及地在岭南文学的沧海中取其点滴，品其滋味而已。是为本书的第二辑，因此名之曰“文学蠡测”。

三为岭南近代文献考辨匡补。此部分包括笔者新发现的丁日昌、黄遵宪、梁启

超集外诗文的考证辨析，和对近年出版的几种重要著作中存在的文献问题的匡正补充。

与中国近代文献诸方面发生的革命性变革、取得的实质性进步一致，岭南近代文献也达到了浩如烟海、难以穷尽的地步。笔者多年来尚能留意新的文献资料的发掘与利用，希望由此入手，渐渐揭开原本鲜活的文学生命、文学景观和历史事实的冰山一角。笔者在查找近代戏曲资料之际，偶然间得见丁日昌集外七律二十首；在新书店翻阅古旧书籍之时，邂逅发现梁启超的一篇集外佚文；在广州博物馆参观时，得见黄遵宪手书集外七律二首；在阅读《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过程中，也发现了人境庐集外诗歌数首。这些幸运的发现，每令笔者欣喜难抑；遂于初步研究、弄清主要事实之后，将这些新材料公诸同好，以求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由于文献遗失，黄遵宪的文章难得一见，因此中国学者编辑、~~1935年~~1935年10月在日本出版的第一部《黄遵宪文集》就具有特别的意义；整整十二年后，~~1947年~~1947年10月天津出版的《黄遵宪集》也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是第一部中国版的黄遵宪文集。遗憾的是，这两部意义非凡的黄遵宪文集均存在比较明显甚至相当严重的编校问题。笔者就所见知对二者的疏失、误漏之处作了若干匡正补充。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卷帙浩繁，材料丰富，笔者在学习与研究中多受其沾溉；同时也发现编校偶误数处，尝撰文予以指出，本书所录仅其中属岭南近代文学范围者四家。笔者着重指出的虽是上述著作的失误，却是首先对其怀有一种敬业乐业的敬意和感佩，然后才是学术切磋与讨论。

竭泽而渔的治学方式不仅仅是艰苦的功夫、过人的毅力和执著的热诚，而且是人类精神世界深处迸发出的一种与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抗争不已的悲壮与苍茫。由此想起的，不仅是在自然面前绝不退却、对困难永不屈服的愚公移山，而且是更加悲壮震撼、苍凉凄美的精卫填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矣。本书的文献探索考辨部分虽数量无多，颇含有遇与不遇之偶然性，断难展现岭南近代文献的丰富性与研究价值，但这些文字均经笔者勉力搜求，其中颇费周章者不少，偶尔自鸣得意之处亦复有之，当可视为披览访探之际得来全都费工夫的笨手偶得。由此或可窥知岭南近代文献的浩繁于万一，故第三辑名之曰“文献探赜”。

总之，本书是以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的若干问题为中心进行的专题性探讨，因此难以构成周详完整的体系。即使在已有所涉及的问题中，也自知时现浅尝辄止之局促，未知未逮之处更是在在多有。欲弥补自己此刻认识到和未意识到的种种不足，只能俟诸今后的努力了。书稿既成，略书数语；化境尚远，大雅难期；今之未逮，且望来兹；灾梨祸枣之什丛聚，姑名之曰“丛论”云。

左鹏军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日

“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

在晚近的多种文学史著作中，黄遵宪每被称为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尽管黄氏本人从未明确表示自己关于“诗界革命”的理论主张，但由于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对入境庐诗的褒扬宣传，更由于黄遵宪扎实稳健、超群出类的诗歌创作实绩，确是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诗歌变革历程中特别突出的地位。

一、生平与思想

黄遵宪（清同治元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字公度，号入境庐主人，别署观日道人、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尚、公之它、拜鹃人，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市）人。出身于一个以经营典当业致富的商人家庭。父鸿藻，字砚宾，号逸农，咸丰六年（清咸丰六年）举人，由户部主事改官知府，分省广西，先后督办南宁、梧州厘务，后加三品衔升用道，署思恩府知府，颇有政声。亦能诗文，著有《逸农笔记》、《思恩杂著》、《退思书屋诗文集》等。

黄遵宪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清道光二十八年 远月 朔日）出生于嘉应州城东门外攀桂坊（今梅州市区小溪唇）。因连年生弟妹，三岁的黄遵宪与曾祖母李太夫人同起卧，晚上曾祖母经常教他吟诵客家儿歌如《月光光》等，授以《千家诗》，未几全部成诵。四岁开蒙，十岁学为诗。塾师尝以梅州神童蔡蒙吉“一路春鸠啼落花”句命题，遵宪对曰：“春从何处去？鸠亦尽情啼。”师大惊。次日又令赋“一览众山小”，遵宪破题云：“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以少年早慧，甚得乡里推异。同治六年（清同治六年）中秀才，同治十一年（清同治十一年）取得拔贡生资格。在此期间，曾数次去广州参加乡试，皆落第。同治十三年（清同治十三年），赴北京应廷试，亦不中。在应试之余，他有机会游历了香港、天津、烟台等地，对开阔视野胸襟、了解当时社会状况起了很大作用。屡次应试失败，也使他愈来愈强烈地滋生了对封建科举制度的不满，产生了改革取仕用人政策及其他不合理制度、社会弊端的思想。光绪二年（清光绪二年）秋天，中式顺天乡试第一百四十一名举人，入贡以五品衔拣选知县用，又入贡为道员。十二月，翰林院侍讲大埔何如璋任首任出使日本公使，遵宪应邀任参赞，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担任外交僚属的海外生涯。

光绪三年十月（癸卯年 癸月），黄遵宪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当时，正值明治维新将近十年之后，日本社会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新的气象，明治维新的成绩已经初步显示出来。对此，黄遵宪先是感到惊怪、怀疑、拒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文化心理危机之后，他逐渐接受并肯定了日本明治以后的新变化，在进行过认真的思考权衡之后，认为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变革社会政治的思想由此萌发并茁长起来。他开始由一个带有洋务思想倾向的主张变革的知识分子向一个主张变法维新的改革派思想家转变。这种思想变化之最集中体现，就是他此时开始写作《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他也接触到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著作，“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民必在民主国无疑也”^①。光绪五年（庚辰），与至日本游历的王韬结识，其后二人多有交往。在日本期间，黄遵宪还受到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及其他人士的欢迎，经常与他们笔谈交流，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都对黄遵宪的思想发展变化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他维新变法政治思想的形成与确立具有重要的作用。

光绪八年（癸未）春，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当时，美国排斥华工运动日益加剧，他积极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光绪十年（癸酉），正是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黄遵宪耳闻目睹了大选当中出现的种种怪异之事，将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与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作一对照，发觉前者存在更多的弊端，在日本时曾一度相信民主共和为中国出路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他晚年回忆这段思想历程时说过：“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②

光绪十一年八月（癸卯年 癸月），黄遵宪请假回国，赴梧州省父之后，即归嘉应。此时他谢绝了其他一切事务，在家乡埋头修订已经写成初稿的《日本国志》，至光绪十三年（癸巳）终于成书。该书“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以大量的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及以后的情况，内容涉及日本政治、历史、人文、地理等各个方面，“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③。在此书中，他批判中国自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愚民政策，肯定西方（包括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的立法制度，主张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发展生产、管理经济的方法，发展民族工商业，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普及文化，发展教育，提出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主张。此书的定稿，标志

① 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整理：《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哲学》第八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6页。

② 同上。

③ 黄遵宪：《凡例》，《日本国志》卷首，光绪十六年（癸巳）羊城富文斋刊本，第1源页。

着黄遵宪维新变法思想的真正成熟，也标志着黄遵宪政治思想的正式确立。《日本国志》成书之后，他将稿本写成四份：一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送李鸿章，一送张之洞，一以自存。仅此即可见黄遵宪撰著这一学术著作的政治动机。次年十月，黄遵宪经上海到北京。

光绪十五年（1889），薛福成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公使。由于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章京的袁昶的推荐，遵宪被命以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充任驻英二等参赞，次年随薛福成出国赴英法。从对英国政体和社会状况的认识了解中，黄遵宪更坚定了中国当走君主立宪道路的信念，主张向日本、英国学习，而不可走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之路。光绪十七年（189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设立新加坡总领事，薛福成举荐遵宪调充。十月，他从英国至新加坡。在总领事任上，他做了大量保护华侨利益的工作，并提出了一些保护华侨的方案，如开海禁，严禁虐待回籍侨民等，深受华侨欢迎。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起，九月，张之洞由湖广总督移署两江总督，因筹防需人，便奏请调遵宪回国，任江南洋务局总办。次年，黄遵宪在上海会见康有为，纵论时事。光绪二十二年（1896），参加上海强学会，创办《时务报》，由汪康年任经理，邀请梁启超主持笔政，鼓吹变法。从此，黄遵宪成为维新运动中以稳健实干为突出特征的积极分子。同年十月，奉旨入京，受到光绪皇帝和翁同龢的接见。

光绪二十三年（1897），黄遵宪任湖南长宝盐法道，不久，署理湖南按察使，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先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课吏馆、不缠足会、《湘学新报》、《湘报》，宣传维新，成效显著，湖南风气大变。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光绪皇帝特简三诏敦促，有无论行抵何处，著张之洞、陈宝箴传令攒程迅速来京之谕。在长沙，黄遵宪因饮生水过多，已患腹泻之疾，七月底行至上海时，已经虚弱得不能成行，只得留上海修养。此时京中政变发生，有人参奏黄遵宪之奸恶与谭嗣同辈等，要求“请旨飭拿黄遵宪、熊希龄，从严惩办，以杜后患，而绝乱盟”^①。上海道蔡钧更派兵将黄遵宪在上海的住处包围起来两天，如临大敌。由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和日本驻华公使等的干预，清政府方才对他从轻发落，将他“放归”——罢官回家。

黄遵宪还乡以后，情绪郁抑，心有馀悸，但并不改伤时忧世的爱国之心，总是尽其所能做一些有益乡里、有助国家的事情。除了大量地创作诗歌，将自己的余生托诸歌咏，写下不少长歌当哭之作以外，还聚徒讲学，培养人才。光绪二十六年

^①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4页。

(光绪四年)，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曾召遵宪至广州，劝其出仕，遵宪以事无可为，一意辞谢。光绪二十八年（光绪四年）起，黄遵宪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取得了联系，二人书信往还频繁，讨论世界局势、国家前途、文学改革等方面的问题。次年，邀集地方人士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又筹办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培养小学教员；对年长又无文化者，则设补习学堂和讲习所。但是，此时黄遵宪的肺病已日见加剧了。

光绪三十一年（光绪四年），黄遵宪在致梁启超信中说：“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渐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殒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避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孔子所谓‘君子息焉，死而后已’，未死则无息已时也。”^①当时新制一艇方成，遵宪颜之曰“安乐行窝”，并题联云：“尚欲乘长风破万里浪，不妨处南海弄明月珠。”盖其绝笔，亦见其心迹。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光绪四年 猿月 圆日），以肺疾卒于家中。

黄遵宪的著作有他生前自定的《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日本杂事诗》二卷，《日本国志》四十卷。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将其集外诗编为《人境庐集外诗辑》出版；其文集未刊行过，多有散佚，今已难得其全，钱仲联将至今可见的黄遵宪文章辑为《人境庐杂文钞》发表。黄遵宪出使日本期间与日本友人的笔谈记录也已由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为《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在日本出版。郑海麟、张伟雄编校之《黄遵宪文集》光绪四年 猿月由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出版。吴振清等编校之《黄遵宪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 圆年 猿月出版；《日本国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 圆年 猿月出版。光绪十六年（光绪四年）羊城富文斋刊本《日本国志》亦于 圆年 圆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陈铮编校的《黄遵宪全集》于 圆年 猿月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黄遵宪的其他佚诗佚文近年亦陆续有所发现。

二、诗歌内容

黄遵宪一生最执著地追求的，并不是诗，然而他却终究只能做一个诗人。他晚年回忆自己一生文学道路时说：“举鼎膺先绝，支离笑此身。穷途竟何世，馀事且诗人。”^②这实在是他人生经历的恰切概括。这其实也反映了中国近代许多知识分

① 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整理：《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哲学》第八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圆年版，第 猿猿页。

② 黄遵宪：《支离》，《人境庐诗草》卷八，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光绪四年）版，第 猿苑页。



子的人生追求。

黄遵宪今存诗歌一千一百四十余首。他自觉地用诗歌来表现近代中国内外交困的社会历史状况，反映鸦片战争以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记录中国人民为反抗外侮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他年过不惑之后，国事日非，江河日下，体认到仕途艰辛坎坷，发觉早年即埋藏于胸的雄心壮志难以实现的时候，他就益发如此。从他的诗歌里，可以寻找到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轨迹，可以察觉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梁启超曾在《饮冰室诗话》中评论说：“公度之诗，诗史也。”^①诚为知己之语，黄遵宪亦的确当之无愧。

黄遵宪诗歌的最重要内容，是表现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再现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反帝斗争，对积极御侮、奋起反抗、效死卫国的爱国将士予以由衷的礼赞，对那些贪生怕死、苟且偷安、临阵脱逃的投降派则给予坚决的批判和犀利的讽刺。

黄遵宪出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尚年幼，但后来他在诗歌中曾经通过追忆这些事件，表现它们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香港感怀》、《羊城感赋》、《和钟西耘庶常津门感怀诗》等诗，从眼前景物事物的变化中追怀两次鸦片战争的情景，对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表示愤慨，对国家的局势表现出忧心忡忡。太平军与清军在嘉应地区两次大规模的交战给黄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正如他在诗中所说：“吾家本丰饶，频岁遭乱离。累叶积珠翠，历劫无一遗。”^②因此，诗集中多有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的诗篇，如今存于《入境庐诗草》卷一的《乙丑十一月避乱大埔三河虚》、《喜闻恪靖伯左公至官军收复嘉应贼尽灭》、《乱后归家》等。光绪十一年（~~戊戌~~）中法之战中，冯子材在镇南关外取得谅山大捷，黄遵宪有《冯将军歌》热情歌颂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将。诗中说：

敌军披靡鼓声死，万头窜窜纷如蚁。十荡十决无当前，一日横驰三百里。吁嗟乎！马江一败军心慑，龙州拓地贼氛压。闪闪龙旗天上翻，道咸以来无此捷。得如将军十数人，制梃能捩虎狼秦。能兴灭国柔强临，呜呼安得如将军！^③

黄遵宪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加者，也是戊戌政变的直接受害者，对这一重大事件，他也从个人经历的角度予以表现，并且对同道者的命运表示深切的关心与忧

① 梁启超著，舒芜校点：《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4 页。

② 黄遵宪：《送女弟》，《入境庐诗草》卷一，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戊戌~~）版，第 3 页。

③ 黄遵宪：《入境庐诗草》卷四，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戊戌~~）版，第 37 页。

虑，《放归》、《感事》、《寄题陈氏靖庐》、《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等都是此类作品中的名篇。如《感事》中有感于戊戌政变中“六君子”被杀的一首云：

金瓯亲卜比公卿，领取冰銜十日荣。东市朝衣真不测，南山铁案竟无名。
芝焚蕙叹嗟僚友，李代桃僵泣弟兄。闻道诟天兼骂贼，好头谁斫未分明。^①

罢官乡居之后，政治上穷途末路、政治生命实已终结的黄遵宪，仍然关注着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仍然将时事行诸歌诗，为时代留下了诗体的历史。义和团、捻军起义、庚子之变、八国联军侵犯天津与北京，都在他晚年作品中有较细致全面的反映，《庚子元旦》、《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寄怀丘仲阍》、《五禽言》、《七月二十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车驾西狩感赋》、《天津纪乱十二首》、《京师补述六首》、《聂将军歌》、《群公》、《和议成志感》等都是重要的作品。

黄遵宪“诗史”之作之最集中、最突出者，还是反映中日甲午战争的系列作品。他用诗笔全面详尽地记载了这次战争的前因后果、主要事件与整个过程，留下了一部诗体的甲午战争的形象历史。《悲平壤》歌颂浴血奋战壮烈殉国的平壤守将左宝贵，“肉雨腾飞飞血红，翠翎鹤顶城头堕，一将仓皇马革裹”，谴责“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②，撤军败逃的叶志超。《东沟行》记述中日海军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蒙受的损失，并指出：“人言船坚不如疾，有器无人终委敌。”^③《哀旅顺》、《哭威海》分别叙述旅顺、威海两个战略要地的失陷。《哀旅顺》以“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起，极写旅顺地势险峻、万无一失，“谓海可填山易撼，万鬼聚谋无此胆”，而在结尾处笔锋急转直下，仅用二句道出此天险形胜之地的失守：“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④《哭威海》通篇使用三字句，造成了一种急促紧张、悲愤哽咽、泣不成声的效果，如：“南复北，台乌有，船子子，东西口。天大雪，雷忽发，船欹裂，龙见血。鬼夜哭，船又覆，地日蹙，龙局缩。坏者撞，伤者斗，破者沉，逃者走。噫吁哉！人力合，我力分。”^⑤读之直如亲临战场之境、亲闻诗人之声。《马关纪事》述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事。《降将军歌》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投降日军之事。《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将台湾岛割让给日本，黄遵宪有《台湾行》纪此事，诗人忧愤地写出“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的诗句，追问

①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1931）版，第 80 页。

②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八，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1931）版，第 81 页。

③ 同上书，第 80 页。

④ 同上书，第 81-82 页。

⑤ 同上书，第 82 页。

“民则何辜罹此苦？”篇末感慨道：“噫吁哉！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万事反复随转睫。平时战守无豫备，曰忠曰义何所恃？”^① 批评扬言守土却又仓皇内渡的清吏，斥责依附日本、为虎作伥的投降派。《书愤》写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家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民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中两首云：

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瓜分惟客听，薪尽向予求。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

弱肉供强食，人人虎口危。无边画瓯脱，有地尽华离。争问三分鼎，横张十字旗。波兰与天竺，后患更谁知？^②

《度辽将军歌》讽刺狂妄自大而又昏聩愚昧的将领吴大澂，甲午战争中，他因为得了“度辽将军”之印，以为是立功封侯之兆，先是主动请缨赴辽东迎敌，后又夸耀自己如何如何威猛无敌，但是待到两军阵前，将军却首先望风而逃；回到湘中，“将军归来犹善饭”^③，毫不觉懊丧廉耻。钱仲联尝评此诗曰：“悲愤之思，出以突梯滑稽之笔，集中七古压卷之作也”；“以印为首尾绾合，趣极妙极”。^④ 兹节录其部分如下：

闻鸡夜半投袂起，檄告东人我来矣。此行领取万户侯，岂谓区区不余畀。将军慷慨来度辽，挥鞭跃马夸人豪。平时搜集得汉印，今作将印悬在腰。……雄关巍峨高插天，雪花如掌春风颠。岁朝大会召诸将，铜炉银烛围红毡。酒酣举白再行酒，拔刀亲割生彘肩。自言平生习枪法，炼目炼臂十五年。目光紫电闪不动，袒臂示客如铁坚。淮河将帅巾幗耳，萧娘吕姥殊可怜。看余上马快杀贼，左盘右辟谁当前？鸭绿之江碧蹄馆，坐令万里销烽烟。坐中黄曾大手笔，为我勒碑铭燕然。么麽鼠子乃敢尔，是何鸡狗何虫豸？会逢天幸遽贪功，它它籍籍来赴死。能降免死跪此牌，敢抗颜行聊一试。待彼三战三北馀，试我七纵七擒计。两军相接战甫交，纷纷鸟散空营逃。弃冠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燕云北望忧愤多，时出汉印三摩挲，忽忆《辽东浪死歌》，印兮印兮奈尔何！^⑤

①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八，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1931）版，第 远-苑页。

② 同上书，第 苑-园页。

③ 同上书，第 苑页。

④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 1982 年版，第 愿页。

⑤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八，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1931）版，第 苑页。